

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

□ 冷盈袖

张小美的诗

相 信

1
女儿说,2012年的第一天,武汉大雾。她在那个城市的一角,读书写字。看不清远方,看不清雾里发生的事。

我在夜里闭上眼睛。听见花开。又落。而雪未下,还有更多的事物在路上等待一次仓促的埋葬。

明天会起风 后天会下雨 而雪未下,还有更多的事物在路上等待一次仓促的埋葬。冬天说来就来,说走,也就走了。

2
女儿的哲学是去经历。非常的实用主义。我相信世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。以此来安慰她会有精彩于我的一生。

3
天黑得太早。从前我就喜欢这样埋怨。2011年,有人私奔,有更多的人搭上了一辆开往天堂的火车。

有人流泪。有更多的人很快遗忘。生活啊 匆匆向前。

4
从东塘二区到江东路大街 我无聊时数了数,需要走二百二十三步。而从江东路到国际商贸城 就不能以步量了,二十块钱的路程,有时候一天要几个来回。

月食之夜我坐在小区的楼下 看着天空发呆。寒风料峭 月隐月现 觉得没有一个人能寂寞过她。

5
你好,2012。关于灾难的预言我不是一个都不相信。在丽江,在玉龙雪山 我学着女儿的标准手势说“YEAR!”

雪已经化了 还有那么远的路要走 当我坐在山腰歇息,一转眼 她已爬得更高更远。

可以惊得花儿落满地鸟儿飞离枝头。在贾宝玉眼中更是无人能与之相比,称其“两弯似蹙非蹙眉,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。态生两靥之愁,娇袭一身之病。泪光点点,娇喘微微。闲静时如姣花照水,行动处似弱柳扶风。心较比干多一窍,病如西子胜三分。”还有薛蟠,忽一眼瞥见林黛玉,便酥倒在那里动弹不得了,这样的美我们即便加上相当的想象也只能完成一二。至于林黛玉的怯弱不禁,兴儿描述得极为传神,这样的天,还穿夹的,出来风儿一吹就倒了。每常出门或上车,或一时院子里瞥见一眼,我们鬼使神差的,见了她,不敢出气儿,是生怕这气大了,吹倒了她。只是如此这般,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”,终究不过是“流水落花春去也,天上人间”,叫人除了叹气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”,又能再如何?人生似乎永远都是有缺憾的。

金以继其后,不揣固陋,俟高明裁服。”看到这里,想着这便错不了,断断不是肺结核,若是的话,贾母又岂肯让林黛玉与贾宝玉如此亲近无间?且林黛玉在园中这般随意来回与他人言谈无拘,别人岂有不被传染之理?

林黛玉也曾自思:“况今日每觉神思恍惚,病已渐成,医者更云气弱血亏,恐致劳怯之症。”贾宝玉也叹道:“你皆因总是放不下心的原故,才弄了一身病。但凡宽慰些,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。”细思之,黛玉一是身体怯弱,气血不足;二是心病,父母早逝,寄居篱下,待得再好,又怎如自家。再加此间关系复杂,与宝玉之情虽甚笃,但又始终无大人明言确定,时时刻刻唯恐不备,他人便插手其中,自己和宝玉又作不了主,少不了要多提防,步步为营。两相夹攻,就算天天静养,与宝玉之情虽甚笃,但又始终无大人明言确定,时时刻刻唯恐不备,他人便插手其中,自己和宝玉又作不了主,少不了要多提防,步步为营。两相夹攻,就算天天静养,与宝玉之情虽甚笃,但又始终无大人明言确定,时时刻刻唯恐不备,他人便插手其中,自己和宝玉又作不了主,少不了要多提防,步步为营。



□ 津 渡

吃,还可以做窝头,包饺子。打小里经常看到榆钱,至今也没有机会去尝它一尝。倒是听说过祖母剥了榆树皮,和了观音土做汤圆吃,差一点腹胀送命,这是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的事了,那样辛酸的生活,幸好我没有亲历。树上的物事,小时候吃过槐花粥,还有桂花糕,印象里,胡颓子的果实摘下来炖过银耳。潮湿的树林里,下了雨,枯腐的树干上可以采摘到木耳。林子底下,多的是野蘑菇。牛肝菌,是令人忘不了的人间美味。湿地皮上还可捡到地衣,用上年的盐腌菜一起炒,是一吃;糍水泥鳅,又是一吃。都是下得去饭的好菜。南方是水乡,水田、塘堰、沟河,可吃的东西更多。野菜挖出来,清炒稍微焯水,与猪油渣子放在一起炖,即可脱去涩味,又粉又甜。野生的莲藕自不必说,一般拿来清炒,或是煨汤。鸡头包是好东西,听说可以补肾,我们小时候却只是剥了

剥皮,用来做汤。它的果实剥脱开来,像石榴籽一般地生吃,只是吃多了麻木口唇。苕与菱,除了生食,还可以煮熟,放上冰糖做成甜菜。苕菜的做法古来有之,细柔的茎浮着,一缕碧丝荡漾的清汤。苕菜水面下的嫩芽,富含果胶,采下来做汤,却是鲜嫩滑腻,有富贵汤的美誉……故乡的野菜如是,着实令人遐想。况且今时,野菜以保健的名义,打着绿色食物的旗帜,早就进入到高级餐馆。不管如何,无论寻常百姓,还是老饕,都会有一个故乡,野菜是一方土地固有的姓氏吧。我尤其想念的,是故乡的芋艿。从沙地里挖出来,一根根雪白娇小的螺旋体,忍不住地让人凝眸怜惜。顾名思义,老人家还把它喊着宝塔菜,甘露子。竟陵以南,汉江以北,那块水土出此物,那是老家独有的野菜,我在此做个广告罢。

□ 徐水法

沫,遇上他指桑骂槐说几句解气。这还不算,最要命的是黄浪为选举借了钱的债主,三天两头追着他要,弄得黄浪连家门也不敢出。老婆要他出去打工,出去三五天就跑回来了,说那不是人干的,好歹也当过几年干部,去做这种活丢人。他跑到乡里找老上级,人家现在下村时用不上了,打两个哈哈就走人,人走茶凉,就是这样的滋味。

老婆嫌,女儿怪,村人不屑。黄浪几乎是废人一个。其实他的心里从来没有一天平静过,他不能这样下去,一定要做出一件让身边所有人震惊的事。他黄浪不是总人一个,他是当过干部的人,不是一般的寻常百姓。

黄店村的村北有个五开间两进的古庙,乡间称大神庙。里进主殿供一全甲神人,似关公但没有青龙刀,说赵云也不是银龙袍,反正从黄浪的爷爷的爷爷就一直传下来,这大神菩萨是一位过路将军,对黄店村民有恩,才被祖辈供进庙里纪念他的。几百年过去了,村里人已把他当天神敬重,还有专人打扫,上香等。每逢初一、十五开门敬神,四邻八乡的村里都有人来烧香祈福。几百年的大神庙,里边雕梁画栋,富丽堂皇。尤其是庙内外合抱柱上的牛腿,雕刻精美得无与伦比。人物花草,亭台楼阁,仙佛神怪,无不栩栩如生,黄浪看中的就是这几个值钱的物件。

那天他在家看电视,见画面上一个农村老头一头提着一个雕刻粗糙的牛头,请台上专家鉴定,说是清末年代的,价值近万元。专家还说,雕刻精美的牛腿年代再往上推,低则数万,高则十数万元一只。黄浪腾地从座椅上站起来,假如拿走大神庙里一只牛腿,少则数万,多则

几十万,他不仅可以还清欠债,后半辈子就可以“啃”着牛腿过好日子了。

黄浪对这事上了心,又从木匠的闲聊中套出了在柱子上卸下牛腿的诀窍。一个月黑风高、大雨滂沱的夜晚,黄浪像一只黄鼠狼样出洞了。

他用以前当主任时囤下的一把钥匙开了庙门,又用一根竹子顶住牛腿上的横梁,架梯上了柱子,把顶住牛腿的榫子轻轻敲松抽走,牛腿就直接卸了下来。

拔掉榫子,黄浪双手抱住牛腿,顺着梯子慢慢下来。几百年风干的牛腿,不是很重,黄浪心里紧张,放到地上,大冬天已是满头大汗。到门口望了望,村子依旧一片寂静。黄浪抱起牛腿,放进家里柴房里藏好,这才长长吁了一口气。心里更是高兴,这几万元的东西已经藏在家里,他的眼前仿佛看到一张张百元大钞向他雪花般飘来,黄浪一阵陶醉。

突然,黄浪想起自家的梯子还在庙里。不赶紧去拿回来,明天一早,梯子会替自己向大伙儿交代,牛腿是黄浪偷走的。

黄浪三步并两步返回庙里,背起梯子就走。不料,忘记梯子旁那根替代牛腿支撑上面横梁的竹子被梯子带倒了。紧接着横梁上一根垫着的衬木“啪”地掉下来,不偏不倚砸在黄浪的小腿上。黄浪被这猝不及防的袭击砸倒在地,嘴里发出一声惨叫,小腿疼得他再也站不起身来。

数月后,大神庙依旧香火缭绕,前来烧香祈福的人们看见瘸了一条腿的黄浪在一拐一拐地扫地。知情不知情的都说,黄浪从此就在庙里赎罪了。

关于 野菜

□ 津 渡

前日与弟弟吃酒,说到野菜。伯夷、叔齐不食周粟,跑到首阳山里采薇,大概是关于野菜最有名的故事。薇,素称大巢菜,野豌豆苗。换了现在的说法,伯夷、叔齐是掐了野豌豆尖充饥。北方人爱吃的野菜还有桔梗,茎叶用来凉拌,或是生炒。进入河北、山东,桌子上更多的是薄荷叶和龙须菜。我去年在京进修,滞留三月有余,学校里的凉拌菜,还有景天三七。居然端上桌来当菜吃!这东西,临睡前嚼一片叶子入寝,三两日,便可治愈舌裂。这倒不是我的发现,是威海的一位民间老中医教我的法子。植物入药,不胜枚举,中医的方子想来大家都知。吃药与食补是两回事,食补与吃趣也大不相同。藏红花煲汤,雪莲泡茶,发菜做羹,虫草炖盅,这也是些吃法。我听说黄河堤岸,掘一个约同足球场大小面积的沙地,才能得到一小把发菜。我因此再不吃发菜。后来,见到网上发起签名,拒吃虫草发菜,于是郑重地留了名,至今也不曾违约。开了春,三三两两,结伴去剪白蒿,挖荠菜,踏青,欣赏风景,借助劳动舒展筋骨,享受自然无私的馈赠,增加些餐桌上的内容,这是北方的风土人情吧。荠菜,不为北方专美,南方也有,遍及全世界。北方人用来包饺子,咬下去,齿颊生芳。苏南浙北的人家,和了糯米浆,蒸成青团子,小篮子拎着,满街叫卖。再往西南,安徽、江西,还有两湖,素有挑地米菜的习气。地米菜就是荠菜,叫法不同而已。

我以为南方的野菜种类居多。气候温润,潮湿多雨,天然的植物王国。植物的根、茎、叶、花、果,都可作为野

者

他的关照下,黄浪当上了黄店村的村主任。

黄浪发觉当村主任比做懒汉实惠,吃香。有事没事往寡妇家串门,可以说成是工作,吃饭时候,走进哪一家,人家都会热情招呼,“来,黄主任,坐下喝两杯。”去乡里开个会,饭馆吃个满嘴流油,还有补贴工资……难怪戏里都在唱,当官如何如何好。这样的好事不能失去,黄浪决定要当下去。

村里人当面叫他黄主任,背后叫他黄鼠狼,黄浪也知道。只要当面没人叫他黄鼠狼,黄浪无所谓,你们在背后嘴巴占点便宜,哪有我人前享福的实惠,不知道谁比谁傻呢!

黄浪的遮阳伞黄海在乡里几年后,被抽调到西北一个省份去对口支援干部了。临走不忘黄浪,以前有事能帮着他,以后的路要靠自己走了,黄浪是万般不舍,也没其他办法。

这不,换届选举了,几乎是一面倒,倾向村里另一个人,黄浪坐在家苦思冥想,绝对不能输了选举,输了就一切晚了。不要说现在这样放个屁,别人也得认真,生活回到没干部前的轨道,就是当街踩脚,除了自己脚痛和别人的嘲笑,没人会来理你,怎么办?黄浪决定破釜沉舟,赌一把。

黄浪借了一笔钱,决定向村民买票,眼看胜利在望,有人举报了黄浪,黄浪贿选被抓了典型,选举无效,开除党籍。一夜之间,黄浪又成了闲人一个。

事实上黄浪的境遇比当初还糟糕,早先无非一个懒,手里有俩小钱,非得赌光才走,起码也输得光棍,现在村人看见他都和没看见一样,有人还朝他的背影吐唾

